



它,或者是拯救它。现在,通过一篇文章的影响力,起码可以让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,所以说,我们看到了手艺本身的感染力。”很多手艺人如今生活在困境中,在雷虎看来,他们其实不应该面对如此糟糕的环境,“手艺在这个时代是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的,问题就出在信息的不对称。每一种手艺其实都有它的受众群,如果找到了他们和手艺人之间对接的方式,手艺人其实可以生活得很好,手艺本身也会传承得更好。”

雷虎特别喜欢一句话:“穿越高山大海,回到人山人海”,对于他来说,不管是旅行还是手艺,其实和真实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,他更希望进入有人间烟火的状态。雷虎之所以搬到陌生的苏州,因为这座城市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,值得去挖掘。“可惜的是,我们搬来至今都一直在四处奔波,没能好好地融入城市。我们希望接下来做的事,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,处于什么样的环境,要记录身边的事情,记录想做的事情。对于我们来说,不管是乡村还是手艺,我们都会持续去关注,但是我们现在既然回到了城市,更希望去进入城市生活,关注城市的变化,更希望去做这样的事情。”

1. 雷虎曾经视旅行作为生活的必需品,每个月都会进行长途旅行。经常周五下班后,就把自行车扛上火车,周末在皖南骑两天。
2. 这个满手老茧的手艺人,在手捞纸的过程中,需要将手伸进带有腐蚀性的箱子中去,手才会在日积月累中变成这样。

虽然,去过很多地方,但雷虎最钟意的地方还是家乡。2014年春天,夫妇俩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回到了故乡湖北赤壁。在故乡一待就是两年,他们还定下了采访计划,关注“村庄、宗族、手艺”。其间,两人记录下了经历城镇化巨变的乡村,二十四节气中的乡间美景,还给村里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拍肖像照……

别看他俩是“复得返自然”,在村里的生活也丝毫不闲着,夫妇俩把一个月的时间分成三部分,十天外出寻访手艺人,十天写稿处理图片,十天记录村庄。

“师之感、匠之路;隐者心、行者意;志于道、游于艺。”雷虎用这十八个字总结了他们回归乡村的两年时间,他也发现,其实生活不分城市乡村,心安之处皆田园。于是,他们又从乡村回归城市,如今,他们把家搬到了陌生的苏州,开启了新的寻访之路:“太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思维定式,我喜欢前途未卜打满鸡血的生活。”

用手艺复兴乡村建设

雷虎和阮传菊的寻艺之路还在继续,只是他们不再如从前一年采访好几个,雷虎觉得这种如蜻蜓点水般的寻访让他们慢慢陷入模式化和瓶颈。现在,他们在慢慢缩减采访的量,而希望提升它们的质。今年,他们在苗乡侗寨找到了突破口。“我们最近在做个项目,研究记录贵州一个县城的乡村建设,每个月我们都会在当地待上十天左右的时间,调查村庄的各种业态、传统村落以及手艺等,并做了整体的梳理,目前已经持续了大概半年多。”雷虎希望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更大的整体调研项目中去,花一年或者几年时间去着重关注一个区域内的人和村庄的变化。他们开始进行提案调查性质的工作,对整个县城,包括传统村落等各方面做了整体的梳理。

雷虎已经在当地采访了大概三四十位专注各自领域的人,他们都在致力于他所理解的“大手艺”范畴,雷虎还计划将这些内容集结成书。“我们现在参与的项目,其实不仅仅是记录本

身,我们有一大批做乡建的、做设计的,包括我们做媒体的,都聚集在一起来做这个项目。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影响力和当地人的结合,让手艺来复兴村庄,让手艺来为当地产业扶贫。”

“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越来越多,越来越细碎,但是我们的步调可能会放得更慢,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一个地方。”其实,这段时间,夫妇俩同时在做两件事情,除了贵州的调研项目,他们还在准备出一套“大国工匠”的书,梳理这八年来寻访过的200多个手艺人,从中筛选出部分并分门别类,这套书共计十册,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成稿阶段。“对于我们来说,今年可能是我们寻访手艺这么多年来一个分水岭,前面是很纯粹的寻访,从今年开始,我们要自己参与到手艺的复兴,或者是手艺的再设计中去。”

做自媒体公众号的经历也给雷虎和阮传菊带来了新的启发,这对做手艺,或者是参与到村庄的建设,都有借鉴意义。他们从2016年开始做自媒体后出过很多“爆款文”,在这个过程中,也是对手艺本身的市场有一定的思考。“我们会分析哪些文章得到了比较高的关注度,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。”雷虎发现,能出一篇“爆款文”,要得人心,要抓住读者想了解的痛点。

2016年的时候,雷虎采访了贵阳的一个石头城堡叫“花溪夜郎谷”,这如同印第安人“疯马巨石”的中国版,谷主宋培伦56岁时辞去了大学教职,用尽毕生积蓄,在贵阳市郊,花了20年时间建了座300亩的石头城堡,把中国人的侠客梦和田园情都照进了现实。雷虎在采访时,夜郎谷其实正面临被拆的窘境:“我们去了之后,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手艺人,他其实是在做心中理想的乌托邦,但这符合我们现在对手艺人的理解。我们在里面待了三天,写了这篇文章,然后文章出来后整个网络都被刷爆了。”文章出来的第二天,原本无人问津的夜郎谷一下子涌进了五千多人,夜郎谷也因此保住了。

“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自媒体的力量,以前我们在记录手艺人的乡村时,你只能看着它凋零,却没办法去影响

雷虎还希望以后能在城市里开一个茶馆,就像蒲松龄一样,听每个在这里喝茶的人讲述各自的故事:“我之所以会坚持寻访手艺人,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,在采访每一位手艺人时,他的人生状态,就像是一本书一样,向你敞开。”

“侣行记艺”之所以叫“侣行”,雷虎说,其实不仅是指情侣两个人:“光两个人力量确实还是薄弱的,毕竟人多力量大,希望越来越多拥有共同理想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,我们一直希望是大家一群人在一起,然后一起来完成一些事情,这是我们的想法。”●



生活周刊 × 雷虎

Q: 对于记录手艺,你现在所做和以前有什么不同?

A: 对于手艺,从前我是旁观者,现在是参与者。现在的手艺,如果国家不保护不提倡,或者没有“非遗传承人”这套体系的话,手艺的现状可能更惨。因为很多老手艺是不具备造血功能的,这才是症结所在。所以,我与其像以前一样去记录那么多的手艺,不如深入下去,先把某一种手艺的来龙去脉,未来的发展,甚至它的商业化等方面做得更透一些,这样对于手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,更有借鉴意义。

Q: 对你来说,寻找和记录手艺是你一辈子的事业吗?

A: 这是我人生职业的一个方向,应该说,以后也会专注在这个领域里面。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也这么久了,如果非要调到其他领域其实挺难的,而且也是浪费,毕竟我已经积累了这么多东西。比如现在在贵州的这个试点项目,如果一个村庄可以这样做,来复兴手艺,那这个模式也可以推广到更多地区,这就会变成我长期的一项事业。